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長興集卷一至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王焜

長興集　　別集類二宋

提要

臣等謹案長興集十九卷宋沈括撰括有夢溪筆談已著錄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括集四十一卷南宋高布嘗合沈遼沈遘二集刻於括蒼題曰吳興三沈集此本卷末題從事郎處州司理叅軍高布重校一行蓋即括蒼所

刻本也括博聞強記一時罕有其匹所作筆談於天文算數音律醫卜之術皆能發明考證洞悉源流而在當時乃不甚以文章著然學有根柢所作亦宏贍淹雅具有典則其四六表啟尤凝重不佻有古作者之遺範惜流傳既久篇帙脫佚闕卷一至卷十二又闕卷三十一又闕卷三十三至四十一共二十二卷勘驗諸本亦皆相同知斷爛蠹蝕已非一

日宋文鑑及侯鯖錄諸書載括詩什頗多而集中乃無一首又史稱括為河北西路察訪使條上三十一事皆報可其他建白甚衆而集中亦無奏劄一門葢皆在闕卷之中矣又案三沈之中以括集列遘集之後實則行輩括為長書錄解題曰括於文通為叔業文通沈遘之字也而年少於文通世傳文通常稱括叔今四朝史本傳以為從弟者非也文通之父扶扶

之父同括之父周皆以進士起家官皆至太常少卿王荆公誌周與文通墓及文通弟遼誌其伯父振之墓可考云云其辨證甚明元修宋史仍以括為遘之從弟殊為舛誤今據陳氏之説附正其失用以見宋史踈舛不足盡為典據焉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長興集卷一

宋　沈括　撰

進南郊式表

臣某等言伏奉勅命編修南郊式者郊丘事重筆削才難猥以微能叨承遴選中謝葢聞孝以配天為大聖以饗帝為能越我百年之休明因時五代之流弊前期戒具人輒為之騷然臨祭視成事或幾乎率爾葢已行之品式曽莫紀於官司故國家講燎禋之盛儀而臣等承

撰次之明詔迨兹彌歲僅乃終篇猶因用於故常得刪除其紛冗恭惟皇帝陛下體聖神之質志文武之功嘉與俊髦靈承穹昊物方鬯茂以薦信而無慙人且昭明知因陋之為恥固將制禮作樂以復周唐之舊豈終循誦習傳而守秦漢之餘則斯書也譬大輅之推輪與明堂之營窟推本知變實有補於將來隨時施宜亦不為乎無補臣等編脩到南郊式共一百一十卷并目錄一卷謹隨表上進以聞

謝知制誥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依前官知制誥者祗荷寵光伏增震恐臣某中謝竊以敷揚格訓宣發聖謨智不足知則言有時不類辭不能達則意有所不傳將鼓舞聖神之廣聞以成就光大之盛業如臣之比盖不出庶寮之閒量力而共詎敢蒙躐等之進方陛下發施號令作新萬物傳之無窮而羣臣之謀度宜小大一心出於並世譬之陳修疆畎之始宜得宿艾魁壘之才濫被褒庸固

嘗自論而不獲退求守分未知私義之所安此葢伏遇
皇帝陛下圖成庶工茂遂羣臣起之於緯蕭之賤煦之
以成物之仁兼受師言誤收謏學誓期殫力於未至終
懼降材之難逾不顯亦臨上雖宏於德善作汝用咨臣
敢忘於後艱圖報之心沒而後已臣某無任瞻天望聖
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奉勑譔奉元歴序進表

臣某言數術之學素匪該明論譔之間終成獵涉臣某

中謝竊以疇人曠治官事久流歲未五更歷凡再弊正
元失紀抉漏出表而不以聞有司具存畔官離次而莫
之省搜絕統之曲藝得遺贅於播精天雖信其難諶億
不免乎屢中求騎駁於迎日推策之際消忽微於連珠
合璧之間箋希南正之工僅免西流之失會成新率甫
及終篇此盖皇帝陛下愍墜缺之文收斷爛之學考星
辰之行以求其故輔天地之化以相其宜使民知早晚
趨勉之期於時無雨暘寒暑之沴將百世有所稽若豈

片言可以形容始專考訂其是非終使發揮於篇目典領條奏顧匪劉歆之博通推傳序文增愧倪寛之寡陋上干震躍無補威嚴

熙寧九年謝早出表

臣某言今月初二日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傳宣入伏早下至未伏依舊者凌室頒氷方脩故事百官出沐遽被優恩祗荷寵休退惟震慄臣某中謝此蓋皇帝陛下施同天地仁察鳶魚當永歴之初庚軫羣心之癉暑特寛

從事均賜出休伏日早歸上體聖神之䘏物大夫夙退敢忘臣子之愛君遂媧䫻之私誠濯雲漢之大潤至恩欲報沒齒難期臣某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熙寧十年謝早出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傳宣入伏早下至末伏依舊者竊以初庚應歷甫當金火之剛强先甲申恩遽荷乾坤之覆育臣某中謝此蓋皇帝陛下德同天地施及

飛潛方即高明之君不忘祥延之邺寛坐曹之常業俾夙退以便私出於上聖之至恩非若昔人之自受從事鞅掌未申補報之勤退食委虵更沐優容之賜罄孤忠而自効誓隕滅以為期徒貫至誠莫酬洪造臣某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除翰林學士謝宣名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差左班殿直充翰林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名臣入院充學士者使人即命昔常

待天下之才詔節所加固已孤朝廷之望上惟異恩之
難報曽莫寵數之敢懐臣某中謝伏念臣起身至微渉
德未幾無良質以受學從下習以日汙一紀從師訖無
一業之僅就十年試吏蹐於三獸而偶全未能捽茹苟
生歸老壙埌之下尚將亹浴自勵起覩禮樂之興固嘗
疾沒世而無聞况當大有為之盛際日懼危微之易失
未能肯綮之不嘗一對燕閒顧塵泥而已失驟更㛹使
傳羽翮於將㝉地兼兩禁之要華職總三曹之會㝡禮

踰常分徒知儒者之至榮官惟其人敢冒闕之所畏此盖伏遇皇帝陛下範圍二極紀綱四方被日月之光矇瞶爲之有用因天地之化脩翮得以成材過均雨露之濡覃及鳶魚之察恩榮至厚避託無從在於論思已迎知其有負惟其中悃私敢必於異時圖報之心没而後已臣某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以聞

除翰林學士笏記表

新授翰林學士朝散大夫行起居舍人知制誥權三司使編修內諸司勑式詳定重修編勑長興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沈某伏蒙聖恩授臣前件職及差遣者祗膺渙渥伏積經營伏念臣諸生起家白首待詔一日之遇望清光於交戟之間再閏未朞預俊遊於復門之名如臣忝遇自昔難逢仰惟天地之過恩思効涓塵而無術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深圖宅俊兼逮芻蕘遂容曲儌濫被題飾罄一心而謀報畫茲世以為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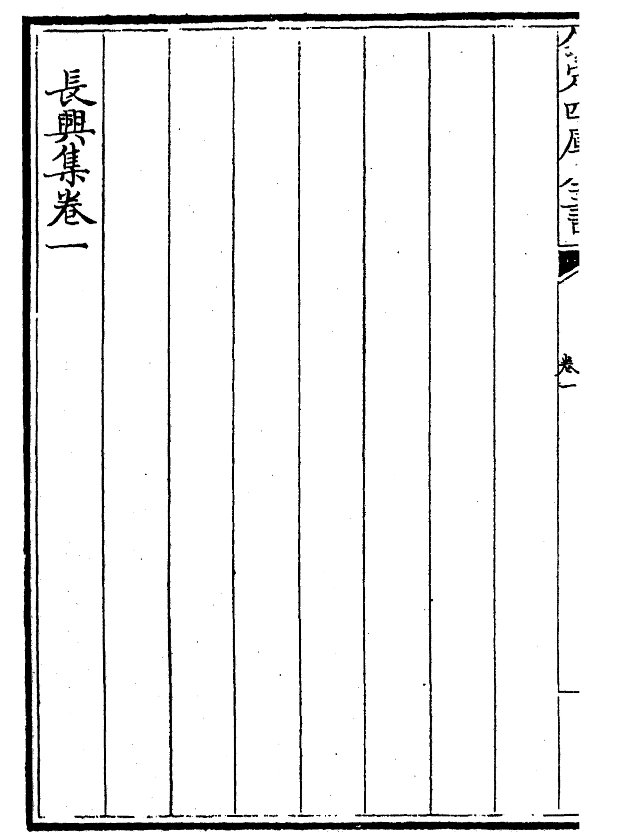
臣某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除翰林學士謝勅設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入院賜臣勅設者外饔視徹宿陳彤戟之間光禄興觴盛張金鑾之下榮觀駭於衆目異數鍾於一時臣某中謝此盖伏遇皇帝陛下雨露均慈陵阿將意涵濡至德盛禮極於百籩崇飫多儀御恩過於三嘆徒竭飛潛之志莫酬覆幬之仁臣某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謝以聞

除翰林學士謝賜對衣鞍轡馬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賜臣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銀鞍轡馬一疋者司服在庭校人致命被眷私之安燠傳顯飾死之有階非沒身而不已循踐此語灰粉為期臣某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長興集卷一

長興集卷二

宋 沈括 撰

謝復起居舍人充龍圖閣待制表

臣某言今月三日進奏院遞到勅誥各一道伏蒙聖恩授臣依前行起居舍人充龍圖閣待制散官封賜如故仍放朝謝者俾臨便郡仰戴睿慈更荷誤恩就加顯秩顧惟忝冒交積兢營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薾然孤生出遭興運乏高明之志蘊苟獵涉於藝文早

延寵於書林亟躋榮於禁掖荐更器使特出聖知此緣
際會於有為屢賜從容於讌對養心無術曽蔑補於國
謀燭理甚卑輒敢干於罪議尚容陳力未即投荒去違日
月之清光出付江吴之善壤為一身之計蹎沉豈望於
再生惟許國之心灰朽未忘於自奮分没身於散地甘
絶意於亨衢鈞播無垠不能煦咻於既墜宸恩横被超
然振擢於無階不使自棄於難値之辰尚兾収功於将
盡之日上聖為恩之至此顧臣處已之何如蹈死無難

畢生奚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盛德天覆大明日躋輔萬物於曲成矜一夫之不獲遂蒙善貸勿使遐遺棄席已傷再施華幄釁材収用復立榮塗敢不勉智力以自強奉詔條而興治懋勤夙夜祗述聖明不忘含垢之至仁感深鏤骨固守報君之素節誓以捐軀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延州謝到任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授前件差遣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

上訖夙祇明詔被使連城屈師干之顯庸起幽孱於已墜況恩踰分感涕無從臣某中謝竊以滎河而西阻山為塞背雕陰而劃壤得烏延之故庭虎旅百營貔士十萬四府連衡而鸛鵞成列五州共貫而隅落相鉤扼左衽之喉襟執西衝之筦鑰治吏累洽野無暴師民忘預戒之虞俗沃久安之習扳輿羽扇樂罷儆之空名緩帶輕裘示四方以無事武備鬱而不奮葯戎偃然自驕逮元聖之題期監百王而更化政象參稽於古治新書一

講於神謀廓九將之銳師揭百樓之峻壘弊旗摝鐸達
奇正者近古無倫弁服介纓麴鍾鼎者一旦成市礪燕
吴之栗鍔收屈冀之異材的如星熒目液瞻掉而不敢
視矯然鶻厲谷量色别者無足稱法度備具如此之嚴
才能衆多於斯為盛求其將明之可任豈徒長率之為
難如臣者沉愚寡能堅陋難飾積緣幸遇漫冒大恩羣
遊衆人之間無補萬分之一頃以狂冥之論自干義刑
上繫容厚之仁屈從寛赦未更歳月遽荷澥提望國門

之光猶疑郄步履侍臣之署驟若再生身驚飄葉之輕心劇臨淵之慄逮賜燕朝之對再趨交戟之宸威座初瞻俯勾陳而欲仆温詞載色恍神覯之頓還膏踰雨露之生慈甚義方之教假海岱之使節總河洛之師屯再易名城曾未浹日禮優臨遣身奉格言踰聖作之初終講睿謀之緼賾措長御之格爛典誥之難名論古人之功皆筆牘之餘意非素期之所及迺蒙賜於一朝巵酒至微尚足死食馬之士三戟之獲未能酬解縛之恩才

非昔人遇遇超復古此盖皇帝陛下照齊日月恵浹天淵

遏戎疾以兼收微詖聞之或棄教之載之而期至於善

念兹釋兹而各盡其方焉或戾天竊冀下材之可作鵾

之食椹尚希天性之難移敢不盡慮力行求聖神責任

之實晝警夕惕思天地亭育之恩臣聞心决則氣為之

盈勇生於義之所激援枹誓衆則雖三軍而可陵受命

忘家則視白刃為無物雖强難者斷斷之技獨自信者

區區之心有如白水之難移不及黄泉而弗措儻十駕

而可及雖千能而必為圖報之堅誓志如此臣某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加恩表

臣某言准進奏院遞到勑誥各一道伏蒙聖恩授臣朝散郎依前充龍圖閣待制加騎都尉進封開國子食邑二百者竊以誕揚孚號一新法度之原朋錫丕釐下及鎖涼之品臣某中謝竊以脩曠徽之逸典合昭莫於聽朝形容大猷翕受駿龐之命惠休濵土疇離渙衍之恩

熙潤世不講之盛儀起正王難能之大烈綜稽稱實方
訓廸於治工班授政常敢冒干于德澤幸踰械量心兼
震榮此盖皇帝陛下廣塵霧之容廓天地之施因崇閫
之衰對嘉服列之駿承不遺外采之遐覃及榮名之賜
敢不祗欽義訓方底舊聞茍圖報之有階非沒身而不
已臣某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
聞

謝賜歷日表

臣某言今月四日都進奏院遞到勑書一道伏蒙聖慈賜臣元豐四年歷日一卷者五紀順平四時信飭述先王之大奉頒四海之正元祗荷恩榮兼深震忭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道體乾運法侔帝王廣延宣問以盡神嘉生茂氣之來相天人欽授以集巍巍之功日月送迎用成嶷嶷之德敷天蒙貺羣物底期臣職布邦條躬承詔錫仰慶無疆之歷俯授萬民之中服命兢榮與衆歡蹈臣某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

以聞

謝賜衣襖表

臣其言今月一日左侍禁倪詢到延州伏蒙聖慈特降勅書賜臣翠毛細錦綿旋襴一領兼賜就糧本城諸軍員寮等初冬衣襖餘從宣命指揮者臣等已於當日各祗受訖使人即詣笥服將恩發命之初心已踰於挾纊拜榮之日氣驟劇於嘘枯顧無荷戟之勞越受解衣之賜指身為誓力報唯期臣其中謝伏惟皇帝陛下躬聖

神之欽明並天地之化育旁修補發之令下及封疆之
臣輿篚錫以鈞休授使華而致寵服而視事敢忘都士
之有常被以晝行深懼梁鵜之不稱期於顛隕莫踰榮
恩臣與本路將佐諸軍等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
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慰祔廟表

臣某言伏承慈聖光憲皇后祔廟禮畢者方中永閟世
室追崇聖念難居普天同戚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

自天鍾聖嚴遠致隆感虞事之既成接神道之兹始仰視榱桷知孝德之難忘聞其容聲慨靈遊之如在

謝傳宣奬諭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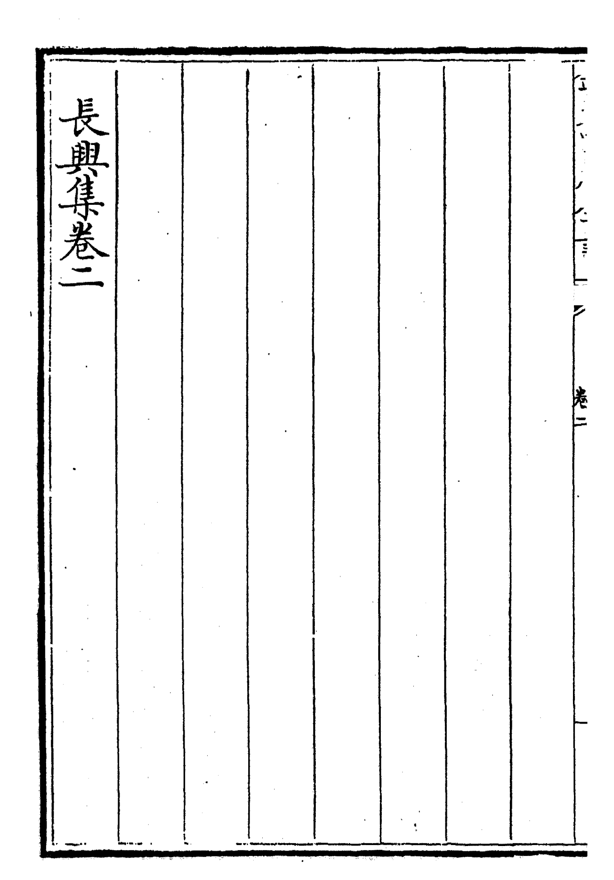
臣某言伏蒙聖恩傳宣撫問者臣聞都俞堂陛之上帝堯極天下之明褒貶片言之間孔子擅萬世之法况當大明之無所屈至德之不可階舒慘廸四時之工嚬笑移曠代之俗豈臣之微而遽當蒙格訓之賜求義所在則以何塞名實之歸怔營省循俯仰頓越臣某中謝此

蓋皇帝陛下稽順休命保惠庶工謂推誠可以成物而
發為過恩錄藝所以興能而先其下達豈止淪於肌腑
為終身之溢榮固當銘在盤匜遺歷代之寶訓志圖力
報期盡此生臣其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謝以聞

同天節功德疏附

臣等伏以秘緯字先寗祚剛亨之運璿靈啓泰甫當震
育之期款神時以齋誠接丕禔於遼御庶休景會萬宇

同寅皇帝陛下伏願天固壽祺日隆帝羡濬龔無疆之歷紹開有永之年地拱天臨契千齡之炳爍日升月恒延四海之鴻祥臣等無任瞻天祝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疏奏聞



長興集卷二

長興集卷三

宋 沈括 撰

謝賜夏藥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一日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史瓌到延州伏蒙聖慈傳宣撫問及賜臣夏藥一角臣於當日祗受訖三庚應節歷當熏暑之期五藥均慈恩出仁民之澤祗膺感忭捧拜震驚臣某中謝此蓋皇帝陛下兼天地之涵容相神明之發育時屬藴陽之侯恵流

扇暍之仁與飲錫於王醫出使旌於少府徽張仲之義過矜六月之勞壬之高馮之功越當一劑之賜體驟蠲於燔炭心內慄於飲氷濡雲漢之大章傳肖翹之末類期於顛隕莫諭恩榮臣某無任戴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賀捷表

臣某言伏見陝西河東諸路兵馬收復銀夏韋宥蘭石州清遠軍米脂細浮圖石堡塞門鳴沙薑詐王都等城

寨者蠢蠢肆螫方興四罪之誅蓬芰何心已格兩階之舞臣其中謝竊以誅止元惡故兵無兼時之勞義存大公則衆非百姓之敵陳師而牛酒日至入國而市井不移戴白遺民尚識故鄉之閭巷壺漿塞路復見大漢之衣冠此葢皇帝陛下帝畀大中天錫勇智盡霜露之所墜協風雷而不迷豈容一方獨不霑道德之澤因其多罪力拯於水火之中纘文武之顯功遂祖宗之美志豈止播為聲詩而著在金石固將薦之郊廟而告於神明

指河外之八州將悉歸於禹貢撫西方之九國已掩跡於寧王臣忝護制兵屬聞大凱心存魏闕阻奉萬年之觴身望法宮敢同百獸之舞臣無任歡呼忭蹈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謝賜戎服表

臣某言今月初八日准御前封遞到賜目一道賜臣戎服紫縶絲陷銀線花襖子一領紅罽錦陷金銀勒帛一條烏漆和泥金陷蚌裝花鞘手刀一口豹皮襦裹韔𩍐

一副金線烏梢細弓一張射甲長箭五十隻銀纏桿槍二條繡門旗二面者二矛交韔先王所以諶有功淑旗大綏燕師所以席嘉寵壯戎昭之美燿煥武服之華章敢圖之才過叨眷渥臣某中謝此盖皇帝陛下貫道命以端本兼權實以趣方恢不世之奥區綹格天之峻烈大錫師中之命申嚴閫外之威顧無方叔之壯猷越受武公之分命賜書出道馳騎傳呼駭衆目以衆觀舉一軍而皆賀匈奴未滅誓摩壘以先登玁狁于襄嬰前疑

而敢避益堅素志圖報異恩臣某無任感天荷聖激切
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轉龍圖閣直學士表

臣某言今月初八日都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辭
免龍圖閣直學士所辭宜不允者臣尋已祗受訖官有
定選必待純才恩出非常過收駁葉名分可畏榮懼兼
深臣某中謝伏念臣起於諸生出逢盛際貧不過斗食
之慕知未出流習之汙誤蒙一顧之榮驟越衆人之望

器危易覆質窳難材初無一善之聞日與危亡為比保全至於今日終始出於聖恩士木無知尚當震躍精誠儻頪敢憚糜捐雖蒙堅蹠勁而不辭况盤根錯節之敢避颯然鬚髮之變白已先蒲栁之衰不知氣力之幾何尚極榆枋之决值震威之取亂奮天吏以拘原甫聞鼙鼛之音沛發榮懷之慶進知干分深虞顛隕之招退不獲辭徒知俯僂之懼此葢皇帝陛下道至能化而士有成德功極造物而人無能名接事之變則法為政刑一

民之心則示之與奪錄賞聞而懋賞歆天下之赴功聞楚君臣無問萬金之委慰趙子弟不惜千戶之封致茲瑣蒙亦冒褒渥敢不肅將廟算力振天聲束馬仇方傳飱遴士斬潘臣於跦勒竊慕古人係可敦於槀街不忘素志賈三軍之餘勇蕩九姓以為期臣某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賜夏藥表

臣某言今月十九日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幹當

染院權苑容約到延州伏蒙聖慈傳宣撫問及賜臣夏藥一角臣於當日祗受訖寵賁維藩恩勞夙駕發靈蘭之異品將細札之殊榮祗沐眷慈過矜癉暑臣某中謝此盖皇帝陛下至仁天覆厚德時行適庚伏之居期軫常生之失御若良参辦本内府之祕經亭育示私體雲章之濡澤駭輝華於多目鼓抃蹈於一軍驟疑羽翼之修徑即兎旒之對拳拳誓報指白水以為盟斷斷輸勤惟丹誠之自信臣其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

奉表稱謝以聞

謝將士曲珍已下授官表

臣某言准九月二十七日聖旨本路將士新授西上閤門使曲珍等五百十五人伏蒙聖恩等第授官及減年磨勘者決策授成力未伸於閫外圖功錫命恩首及於軍中臣某中謝竊以蠢兹裔藩自干義殺犄角並進者五路輔車相依者四軍威神所臨雖會歸於必勝褒庸之寵惟先拜為至榮此蓋皇帝陛下藏用不居子物從

厚念四壯之駕行釋昆夷之憂徼一日之勞遽蒙東山之閔罄全師而懋賞罔一介之或遺勝氣折千里之衝歡聲貫三軍之勇臣忝司節鉞職在總齊榮忭之誠倍深將卒臣某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賜對衣表

臣某言准都進奏院遞到中書劄子一道伏蒙聖慈賜臣衣一副金腰帶一條者悖帯異章粲衣被體仰天威

之咫尺對命節之光華臣某中謝伏念臣降才鯫愚趣學卑陋獎進幸逢於樂育提攜獨出於聖知誤忝榮塗對襲內衣者四詔一辭魏闕不侍清光者六年西殿叙班為陳迹之已久兼金在笥感舊物之復還追故步以驚心拜深恩而涕泣此蓋皇帝陛下廓兩儀之度總萬化之原灼三宅以興民差六章而疇績賁仙花之美飾副威鳳之彌文贍篚錫之來猶記尚衣臚句之節望宸居而拜如聞內朝鐘鼓之音異數屢頒此生難報惟畢

忠勤之誓少伸螻蟻之誠臣某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隨州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臣已於今月日到隨州訖才微識暗誤被寵𨻶任過力窮卒招敗覆上賴聖神之賜特寬斧鉞之誅尚隸州團曲從寬典臣某中謝伏念臣裔方陋習寒屋孤生出逢聖時望止一纓之末業驟登朝路遽叨越次之殊榮居常懷

超冒之憂必欲求報効之實罄丹誠而後已蹈白刃而敢辭然而才薄趣早心勤事謬措一身而無地宜萬死之難逃豈圖天造之曲容特屈大威而伸宥

長興集卷三

長興集卷四

宋 沈括 撰

謝謫授秀州團練副使表

臣某言伏蒙告命授臣秀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本州公事勲賜如故者效官無狀國有常刑易地便私恩出非望兢營自念感懼交深臣某中謝伏念臣出自寒門苟循世緒砥礪白首無一畝以退耕黽勉清時希斗食以自禄偶聖神之委照拔疵賤於片言技出

一而已殫才屢試而益屈志尚希於僥倖心愈昧於自知先帝不忍加誅假之善地儆臣未獲死所上狐至恩心存溝壑之歸望絶雲章之潤敢謂大明之繼照曲念先朝之舊臣不使遂棄於遐陬尚聽稍遷於便地儼然有再生之意復收於垂盡之年此蓋皇帝陛下推好生之仁敷上聖之恵大開天地之施不遺簪履之微致此餘年獲霑渙渥永懐雨露之賜更盡螻蟻之心感極難形惟知頓伏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

稱謝以聞

又

臣某言伏蒙告命授臣秀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勲賜如故者自干政刑義當永棄重見閭里特出異恩獲貰餘生實係再造臣某中謝伏念臣塵泥常調江海孤生寧復自聊壯志催傷於晚路出逢盛際片言偶合於聖知冒進踰涯積盈招覆顛沛已期於殘滅存全曲荷於寛矜百口銜恩三年擢髮分永沉於散

地寧復望於內遷蓬蓽蕭條已退編於民籍姓名埃沒忽復挂於命書敢圖漢域之遐上軫法宮之念精誠所激感忭難名此蓋太皇太后陛下凝一德於至神齊萬化於治古照均日月之廣施無雨露之偏罪出其身不使廢松檟之奉恩歸比壤有以慰鄉井之懷荷大造之至仁盡此生而難報臣某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秀州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秀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敕賜如故臣已於今月日到秀州訖祇荷寛恩曲矜舊物重見故里獲庇餘生臣某中謝伏念臣早以庸才謬叨繁寄上負任使客際已決於此身下念孤忠生還特出於聖造復覩江呉之路尚疑夢寐之遊感極心驚屑然涕落此蓋皇帝陛下揚對天之大烈握晝神之潛機丕圖庶工摠攬淳治造化至力肖翹亦荷於昭蘇天地為心枯槁一均於化育使垂盡之朽骨與萬

化而同新雖奮竭之心難伸於已廢之日惟忠孝之志敢罄於未死之前瞻望闕庭臣某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又

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秀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勲封賜如故臣已於今月日到秀州訖未塡溝壑重見鄉閭聖恩如天死生難報臣某中謝伏念臣資才素下幸遇最深厲苦節者歷年未中年而白首訖

無少効以酬至恩荷洪造之存全假餘生於晷刻三年無半面之舊一日見平生之親正使自謀寧復過此幸深為懼感極難名此蓋太皇太后陛下躬上聖之睿神措大業於安永仁民愛物發於至誠率土普天感戴聖德尚當捨難恕之責不忍絶自新之門使歸骨於舊廬慰首丘之餘戀苟此生圖報之無路雖瞑目不忘於大恩瞻望闕庭臣某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進守令圖表

臣某言臣先准熙寧九年八月八日中書劄子奉聖旨編脩天下州縣圖准今年二月十八日尚書省批狀許令投進者攬提封於堂上徒盡謏聞措方輿於日中愧非良史臣某中謝竊以漢得關中之籍始盡天下之險夷周建主方之官務同萬民之弊利文不備則不足資實用事不核則無以待有為編探廣內之書參更四方之論該備六體略稽前世之舊聞離合九州兼收古人

之餘意四海可以喻度率土聚於此書僅欲終篇適緣
罪去出守封疆者再閏流落江湖者七年每行抱於遺
編幸終塵於乙覽伏惟皇帝陛下道充八極恩悼萬邦
仁智信武之民翕歸於禹貢昧任侏離之樂並趍於舜
方掩躋聖之九圍懋雲師之二監使百世有所詢考豈
片言可以形容上愧金國之金城無裨廟略遠跡賈耽
之隴右粗紀方聞令畫守令圖並以二寸折百里其間
道路迂直山川隔礙處各隨事准折內廢置郡縣開拓

邊境移徙河渠並據臣在職日已到文案為定後未係臣罷職別無圖籍修立大圖一軸高一丈二尺廣一丈小圖一軸諸路圖一十八軸並用黄綾裝褾副本二十軸用紫綾裝褾謹隨表上進以聞

又

龍絡簡編僅收駁技辨離星土蔑有異聞臣某中謝竊以載籍以還圖牒猥具人秉異説制不相沿務博洽者廣著難考之要荒趨簡約者漫棄備存之縣道未盡奠

方之名實何補建邦之講求今考舊文參傳新意凡守令之所職咸具討論在聲教所未加姑從疑闕稽經於四庫之廣藏抵隙於九土之方言歲星一周抱殘編而自力更書五易驚爛簡之復收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德被無疆化覃有截執玉帛之國跡已掩於塗山受大小之球功並隆於商后互幽陵蟠木之境兼五戎九貉之區挈國子來普天砥屬盡日月之所照豈縑素之可形考古驗今徒效芻蕘之獻挂一漏萬無裨海嶽之藏

謝進守令圖賜絹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投進守令圖了畢特支賜絹一百疋仍許任便居住者討論疎略方在譴訶賙䘏重仍遂兼榮幸欽承威詔涕汗交流臣某中謝竊念臣學不逮人仕空有志早聞忠義之訓遂有奮竭之心然而品不素高事難倚辦城役留屯於並塞軍興專職於守疆效力無門上辜西顧之托垂恩貰死特寛軍侯之刑百口相隨七年念咎敢上希於寛詔闕還黎藿

苟安實蒙再造丘墻有幸併荷深恩此蓋皇帝陛下樂堯舜之仁邁湯武之度如天之無不覆遂物之所以生惜簪履之棄捐拯焦枯於溝壑全其骸骨賜以便安訪遺老於故閭詠太平之舒日生負素志不能效力於當年沒而有知尚期酬恩於瞑目瞻望天闕臣某無任感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又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投進守令圖了畢特支賜絹一

百疋仍許任便居住者缺簡程工方虞於速譴匪頒將命遽被於過恩祇荷寬矜伏深震懼臣某中謝切念臣材不濟務識後常倫頃緣誤恩謬職邊瑣興師忽生於裨將護築旋隸於王人弱羽易摧一身甘俟於夷滅大明委照萬死曲荷於存全更緣方域之小閑得返漁樵之舊業屢阽死所豈班白之敢期垂老餘年皆朝廷之所賜此蓋皇帝太皇太后陛下恩同天地施及芻萊出處既原其本心功過亦容以相補慭繫匏之不食開生

路於已衰聽其釋佐吏之拘使親得庶民之事步歸故里敢忘畎畝之心回望宸廷猶深犬馬之戀瞻望闕庭臣某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分南京表

臣某言今月十九日潤州差人送到官告一道伏蒙聖恩授臣左朝散郎守光祿少卿分司南京許於外州軍任便居住勲封賜如故臣已即日祗受訖生全之賜已荷恩矜敘追之期出於望外目覩訓敕心尚驚疑臣某

中謝伏念臣出自寒門荀循世緒歷階白首無一畝以退耕黽勉清時希斗粟以自祿偶聖神之委照拔疵賤於片言技一出而已殫才屢試而益屈使臨劇塞於義不取辭難但謂平時常才亦可勉力更無異策唯信孤忠比臣在任之時適當用兵之際始罷靈州之役誤蒙手勑之褒逮邊議之再興鑒遠攻之非利請完近塞欲以救屬寮客戰之輕孤論中移無以回王人專制之鋭由臣不職竟累偏師效力無門上辜西顧之託垂恩貫

死特寛軍侯之刑敢圖垂盡之年重沐再生之賜洪造
興物難回霜霰之餘聖恩及臣更過天地之力怔營感
懼既隕而蘇此盖皇帝陛下德施川流睿慈天廓薫陶
所至徧飛潛動植之微潤澤一均無高深遠近之異推
恕心以多道不盡人於一端進退必原其本心功過或
許以相補如臣之比尚且不遺雖奮竭之心難伸於己
廢之日惟忠孝之志敢忘於未死之前臣無任感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長興集卷四

長興集卷五

宋 沈括 撰

謝江寧府王相公啓

右某啓蒙恩授前件職及差遣者内命叨榮邦會申秩地兼要重匪惟薄技之素殫住非賢勞實懼誤恩之虚委顧無可致之善以蒙不次之知所以養育教載使之成人提攜假借至於此日一出鼓舞之至造豈復形容之可言淪在心誠皦如天日此葢伏遇判府僕射相公

包荒忘巳樂善無方濟天下於太平遂萬物而不宰馨
大夫學士之所論無小材片善之或遺蓋取博則不能
無麗仕大則戒於有累致茲孱瑣誤玷甄揚雖然齒髮
之向衰尚期忠義之可奮揞堅螻蟻之志仰酬陶冶之
恩

知制誥謝兩府啓

右某啓蒙恩授前件職幸出不謀承命震悚竊以立朝
廷之位則重輕四方之觀代人主之言以翕張天下之

事必先求學問義理之所在然後察是非趨向之何如豈惟圖慎於知人殆將於此乎觀政自非盡一時之選無以厭多士之心如某者學未知方才不充物少嘗有志於明善所知不出於衆人方主上發號施令作新萬物傳之無窮而廟堂咨諆度宜賢智一心出於並世譬之陳修疆畝之始宜得宿丈魁磊之才濫及㦗冥蓋嘗自論而不獲退求分守未知私義之所安此蓋伏遇某官圖成庶工茂相羣匹在陶埏大鈞之所及雖陵阿小

物之不遺敷納師言曲收謏學揩期殫力於未至終懼降才之難渝不顯亦臨雖蒙嘉於聖日作汝用咎敢忘戒於後難圖報之心沒而後已

謝兩制

此蓋伏遇某官推廣德心援進後學顧無臺杞之善以蒙長養之仁來游來歌雖降才之難强弗得弗措敢無意於異時尚冀竭能以卒圖報

回新及第人啓事

右某啓伏審先被褒聞起膺賓納上求道學裕問之與處士非安宅美志而不居得古人之甚難回弊習於一日久虛顧治之意以待成材之興在睿簡之所先皆論篤之素與方私彖問之可幸敢卜紹介之見先猥屈御人已懷重意之虛委往門下尚寵拜嘉之為榮祇荷臨存敢忘佩服

回黄直講啓

右某啟伏審先被褒聞起膺賓納惟王學之至重蓋三

代之所先開之於物至之前終之於王者之事非徒化育之有賛乃實治亂之大原自非有成德達材之資不足持先生長者之論有原者治殆如此既弊則講之滋難將收於斷爛之中略可知圖任之意伏惟某官誦學之富素高於師閒發育於人久形於心術不階左右之相將出訪逮之明多士已悛於敷言四方將此乎觀法當務振其所來起寧止有相於已傳方私冢問之有從敢卜使介之見枉重意虛辱拜貺為榮

到延州謝兩府啟

右某啟蒙恩授前件差遣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祇應明詔出總連城屈師干之顓庸起幽孱於已墜浼恩過幸干分為憂伏念某愚無所長暗不逮事趨貢籍者殆三四上隸銓莞者幾二十年幸齒髮之未衰偶聖賢之盛際驟化塵泥之賤濫班省閣之華碌碌衆人之間曾微小補師師百官之表獨負腆顏向自挂於丹書分永沈於散地未更歲月遽被湔收望屬車之塵出生

平之意外忝名城之寄寧此日之敢懐燃灰卒荷於鈞陶朽株再沐於雨露況西門之莞鑰繫一道之慘舒地大兵强御之不可以無術衆多民庶養之必使其知方玆豈下材之所能特出樂善之過與此蓋伏遇某官包荒致厚裕衆無方濟天下於太平遂萬物而不宰志存覆育曾微片善之或遺德被幽潛尚軫一夫之不獲過均餘潤俯及將衰特寛三宥之仁以觀終身之報敢不慎圖來效力致勇功不擇衆人之所難期於千能而後

已心知所徇敢愛桑榆之末光誠在必為尚希忠義之可奮誓堅螻蟻之志知酬甄冶之恩

謝轉運啟

右某啟伏蒙運使學士曲加褒惜仰辱薦收非所揣量過遇而感循其涯分獲寵為驚竊以古之教人不待其為士然後學人無不學不待其有希然後為要之非學不足以成材則其處心不出於為利人皆盡其本質才亦幾於易知中世已還善教久墜學既主於為禄勢必

至於徇人有欲既入則不能無邪所趨不同而均於有為況其無素養之具得之以一日之間尊賢愈隆越僞益速既以難甄辨之術乃始嚴保任之科薦納未能必良好惡仍復相半試一不效言即見疑罔進者既不得而分篤論者亦相牽而廢始旹謂之良選卒亦出於空言豈誠救弊之無方患在因人而廢法始既講厲之無素終則誠信之不交下有聲利之牽故艱於無心而樂於有跡上疑黨與之蔽則收其顯效而略其素資吉士

既難以跡求善人復恥以言用是法不可獨恃而在舉者之可否人不可偏取而覈别之之是非苟擇而付之猥盡其詳則求而得者宜亦少信今茲纘緒之始人有顒治之心議自清閑斷於睿哲衆心亟於更化天下望於此時苟非行高德完業盛器博用捨不枉於行已語黙有足以兼人退不潔於方康進無嫌於權利朝廷謂之得士有司不為失言則可以副上所以期下之心下所以稱上之意如某者賦才素薄從學未明專致一身

之能僅出衆人之下負不能免於有徇義無以避於苟
為逢時治康與物俯仰嘗固謂之有負寧敢卜於見明
此蓋伏遇某官推己盡誠望人以約聰明行於意表訪
逮極於方來侏儒衡梠之至微收羅藴崇而不棄求其
易知之行則曲士必見其長不以所難望人則匹夫可
與為善在舉知之名則甚重量當日之用則易充其有
取舍之心僅若毫釐之比足枝梧於近用不犖制於虛
名致此微人謬玷公選行可之仕寧敢望于古人量力

而供庶或私於一技勉思力到上答恩評

賀孫河東手狀

右某啟伏審改使邊劇入賜清問士民驚傳悵然失賴伏惟邊不弛備者六世柄之所屬者數公其操舍一術之非良則翕闢百變之自此急人如是在勢且然迎河左還則揞燕而守踰澮西折蓋判秦而疆地大兵堅與古為抗豈惟臨遣之至重固亦僉言之共期惟藐孤生驟乖厚託

賀諫院舍人啟

右某啟伏審外庭拜命西掖代言英材蒙知清論歸美竊以文章辭令之選茲實法度風教之原惟厚薄邪正之所歸乃治亂盛衰之攸繫纂辭深厚故能通物變之微賛指坦明遂可格天下之動以至諭恩懇惻隱民瘼俗之變心申制簡嚴武夫悍卒之奪氣蓋識通於用者過變皆合言發於性者感人易深豈特經綸之大猷茲惟鼓舞之盛事矧欲流風之復古屬當施令以趨時宜

席真賢上副明主恭以諫院舍人純賦學敏深資性原
兼來百善之長獨收高世之譽機靈深造於德務志力
久形於功名潤色鋪張固歸大手建明將順實稟素心
謇諤霜臺恥混衆人之諾諾講摩聖訓力震大聲之鈜
鈜以樂育則休有成材之風以直筆則邪正將來之法
振翼雲漢垂光虹蜺闕所傳縉紳交頌燦然述作將
建一家之言銳於討論庶追三代之業盛際甫期於登
賛庶休行被於康功雅孱眷存竊盛欣躍未遑慶覿先

屈眷辭深惟降挹之謙祇益感銘之實

長興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長興集卷十六至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馮士新

欽定四庫全書

長興集卷六

宋　沈括　撰

謝運判啟

右某恩踰素分使以臨民歲未再成遽叨進秩惟陵陽之屬郡據南楚之上游豈曰非才繼叨假守尚頼高明之在部特優惷鄙之為邦擴金冶以能容棄玉瑕而不指此葢伏遇某官魁然以國器之重藐然忌師府之嚴覩事功之際而唯責其成略文墨之近而不求其備餘

先所燭遂容冒分之安溢愛上聞益辱過情之譽敢不益嚴職守增勵寅誠上酬天地之私次答撫休之賜感荷之至不任下懐

賀賈殿前啟

右某伏審上膺詔旨之嚴入䕶殿巖之秘伏惟歡慶恭以某官器度宏遠材猷敏明謹重足以飭躬威恵足以禦衆謂萬夫之望故外分節制之崇以四國是瞻故内總腹心之寄側聞譽命簡自清衷屬分江國之麾阻從

賓客之見歡抃之至但切下懷

回廣德葉職方啟

右某啟假守偏麾幸密仁人之境講聞善政具爲拙者之依長民竊愧於誤恩被命遽叨於易地方圖進記已辱貺書辭意褒嘉禮問優過數河南之尺牘藏之爲榮若衛人之瓊琚永以爲好

賀樞密李侍郎啟

右某伏審上被制書進登樞府明良協契遠邇均歡竊

以帷幄之嚴儀刑所寄幾徽之會丞弼致隆茲屬光華之辰進居宥密之地實席元哲共熙永圖恭惟某官學懋庶幾德隆可久論追商誥之雅謀合皋謨之嘉迪康兆民將明後覺名實並隆而含章屢晦語嘿惟義而處已甚休況朝野具瞻之益深而廟堂虛位之茲久側聞譽命蓋出清衷知柔知剛亶惟邦之舊老爲仁爲壽將見世以太清某以守郡遠方不獲稱慶鈞屏瞻望台光無任懽抃歸依之至

賀樞密薛侍郎啟

右某伏審膺受明詔秉持中樞自邇及遐率歡且慶恭以某官識窮物理之妙才通世務之繁政聲爲吏道之師治行聳士林之望著蔡其智而情僞無不察權衡其公而輕重不能欺摧六路之饒轉江淮之粟而用不屈主大農之計佐邦國之人而力有餘嶷然文武之全才簡在聖神之深注唯中山之重地控定武之絶邊玉帳潛神懾外夷之泰志旃裘請命知中國之深仁道以時

行德宜位稱果疇績用入賛幾微說禮敦詩坐釐天緯之柄經邦論道行正中台之符

賀趙龍圖啟

右某啟伏審進登延閣往殿雄藩慶人主之異知與士倫之榮慕竊以圖書秘府號稱雲漢之居洮隴新封望重邊防之寄入則論思獻納登蓬瀛之遊出則控制綏懷總將闕苟非器博之用孰分西顧之憂恭以某官敏識通微懐才應務量涵方整德迪剛明妙策凌雲

擢起英豪之域亨衢振翼俄登直侍之聯賢臨一時名
軼近古自天子推為國器而大臣顧備已知翺翔要津
談笑已成於殊最斡旋邊計富強尤賴於嘉謀注倚增
隆聲猷日茂式是西屏隱若長城近出禁中上固推於
頗牧威聞塞外氣已慴於羌氐豈容仗鉞以久留行有
秉鈞之殊拜

賀年啟

右某伏以杓見於寅會三元而為朔陽來於泰鼓萬物

以回春惟視履以考祥茂對時而介福恭以某官德容師衆才賦坤輿雅意在於本朝威風懾於江介堰藩均逸已覩慶績之成尊主芘民行有具瞻之拜屬假麾於偏壤阻造見於賓閎祈頌之誠昕夕於是

元正賀鄰郡太守啟

右某伏以首祚於元已驗寅杓之建履端於始重當人統之更茂惟德助之多翕有天和之受恭以某官貴名得衆懿行直躬朱輪兩轓暫宣寛大之詔玉峰閟徹即

歸禁近之嚴屬分江國之麾阻從賓宏之見

元正賀鄰郡通判啓

右某伏以首祚於元巳驗寅杓之建履端於始重當人統之更恭惟某官德稟雄成才鍾特起侯藩佐治教源雖賴於同流禁苑需賢帝眷即膺於大任

謝建平張善贊啓

右某伏審上被詔嚴進陞官屬伏惟歡慶某官鍾才特起稟德雄成聳士林之久傾惜俊僚之尚屈以有餘之

恢刄至則收功然不器之良能豈容近用未皇馳賀先辱貺書悚荷之深敷陳奚既

與學官張節推啓

某再拜器之學官執事伏蒙示諭以州學說書事前時已粗陳其梗槩冀當見察而執事以某辭之過拒之堅不然也自仲尼聖人未嘗絶人如某不肖其可以拒人耶某嘗讀論語陽貨遇孔子而勸之仕孔子曰諾吾將仕矣說者謂孔子以順辭免某常以謂不然欲仕誠孔

子之心蓋諸侯未能用之孔子未嘗失時也先王之道

誠在於五經自漢始以言舉人而五經爲學者一藝言

行分立而聖人之道始晦非特學者不至亦教人者之

罪也某愚鄙義行未有加於人諸君既過聽而見從雖

微執事之言某將悉其有無傾囷倒廩以效朋友之職

然孟子不受曹交之請以謂交苟不爲雖孟子其如之

何哉此其所以不受也某不才獨安能爲孟子之所不

能苟以謂講說爲不然則不講未必能完可言而不言

與不可言而言其為失一也某亦何取於不言蓋力有所不及則不敢恥於不能雖然以是遺諸君亦不可謂無意也孔子曰吾叩其兩端而竭焉非必竭天下之道也竭其教人之忠而已矣空言不度其所宜未見其能忠也若某之淺陋雖為之不能有益於人徒不盡其誠非所以待諸君也期必見察幸甚不宣某再拜

答李解元啟

某再拜希古解元足下始某樂聞足下之名而又幸見

其顏色矣雖然未敢遂謂盡能識而知之就觀足下之文辭卷舒抑揚馳騖浹洽雖然則謂之足矣未見其不可也當其議論出沒之際猶曰未敢決然自信如某者固可以自信耶足下不以其不肖而問焉况其取於天下博學多識者也異時樂善篤義奮然而來者之先果然必足下也某不幸少更艱難憂離轉側出入十餘年之間平居所以朝夕託而生者一出於其身思慮幸而不忘者皆非出於精明強力之心雖其氣耗而意索今

日得從諸君之遊不至於遂泯而已者於某計不為不厚矣彼以庠序之教誨育諸生皆賢者之事非學於人者所能為也辱書之重仰之畏之顧謹學焉文編已傳之謹奉歸左右不宣某再拜

長興集卷六

長興集卷七

宋 沈括 撰

答李彦輔秀才書

某再拜彦輔足下雨後道絶連日阻見示及封建書及再辱簡以某之不敏而足下問之非所以問也求欲奉咨顧有所未得者二説焉書之為理無以復加矣其取後世延促盛衰以為得失之驗恐子亦失之也荀卿曰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此非吾子斬然特起之論惜

乎古人以發之則固宜某之不樂為足下取也與足下無語天下之大而語之其身所以為君子小人之異而又求必於貴賤窮達之效在足下固以謂不可夫豈不與封建之理同哉觀其所操設則天下之法得矣延促盛衰非所謂驗也某始未得柳子厚之書聞其有非國語夫子廟碑對賀者之說固知宗元文不足與已矣其學如是而語之以聖人之取舍宜不知也道為知者傳其所不知君子無憾於學者於其所未覩吾不知其可

不可也則於書而求知求欲得吾之決不求得吾之疑令欲悉取於書之閒聽某之所為如前日之請而罷巡檢之吏四十日之功以某計之可三十日良畢有不集者某任其責二說者不行巡檢不去成敗之責某不敢任也府符以某代令非謂才能過之也以某前日之來民皆自附去則復潰以謂民情少安於某則宜聽其所為民懷其惠不懷其人令或一拘以法如前日之為則其與縣令未見能異也某今日至屯已輒解約束易置

什伍衆稍安集某無他技能至於與民要約粗有一日之信閤下無以沭陽為念也教命不許離部竊比門下諸生不自疎外輙用實封啓聞幸賜報可不勝惓惓某再拜

答崔肇書

某再拜崔君足下人之於學不專則不能雖百工其業至微猶不可相兼而善況君子之道也若某則不幸所兼者多矣衆人之所患而某之所取心雖劬而力屈功

雖益而業悖求乎其人而不似考乎其藝而不信日侈月肆卒至無其所而歸足下不欲其終舍君子而小人是求也挽焉而不行則推焉而欲其進也然某少之時其志於爲學雖專亦不能使外物不至也復不幸家貧亟於祿仕仕之最賤且勞無若爲主簿沂海淮沭地環數百里苟獸蹄鳥跡之所及主簿之職皆在焉然既已出身爲吏不得復若平時之高視闊步擇可爲而後爲固宜少善其職矣所職如是皆善固不能也欲其粗善

必稍删其多岐專心致意畢力於其事而後可也而又間有往還弔問歲時膢臘公私百役十常兼其八九乍而上下乍而南北其心憒憒其跡跡不知天地之為天地而雪霜風雨之為晦明燠涼也勢既如此而又將求乎其所不可至慕乎其所不可求見其亡未見其得見其往未見其至也語不云乎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某之不敏不敢有希於是苟才之所及敢不惟吾子之詔雖實不能顧學焉審問之慎思之篤行之

不至則命也不宣括再拜

答同人書

某再拜諸君足下某觀古之爲人友者其鄉人則相與卒其子弟而從事之至於推於朝廷達於天下議論喟然感動後生然其人皆聰明博通卓然魁奇其就之若揚雄所謂晦斯光窒斯通亡斯存不如是所傳亦不久而消是其不得於心者卒亦不得於人其勢可必也某嘗以謂禮義可爲古人可求也乃益感激奮觀百世之

上禮樂治亂之端所居必少行其心及今爲吏則與鄉人之爲吏者校能潔藝不能有以異也而筋力謀慮先之而衰雖年日加長氣日加折未至耄悖如此之速也豈非學不益進勞不耗其思慮無善友以琢磨其心未至於浩乎其沛然也古之人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猶將極心慮之所及摩寘寘之無窮抽萬世之潛默況而又吾之所疑理理之所在其不知也彼說焉此說焉審別其是非而取之以吾子之心信其是無信其多雖

失之某猶必謂得之范曄之稱張楷曰學者隨之所居成市隨者成市曄遽何以知楷爲賢耶揚子雲曰後世復有揚雄必好之矣其自取之明而無信於多者如此使楷而在隨之雖萬人吾猶與雄也雖然先王之制確然不可移如吾子之説者蓋其法也援而加之後世可傚之而不可必用如是則沛然過古人遠矣足下其思之謂之何如某再拜

上海州通判李郎中啟

某啟某豕帖之明日伏奉十七日教令惟不肖不獲奔走之懼安敢有所辭託以貽幕府之念某皇恐死罪沐陽之民已再叛矣不謂能再集其心皆不堅處置小不如理亦終叛耳始之所謂皆無預於某然二闕旦半農事日急而河後搔動如此為縣吏者不得不慮況今而後責且在某使某自為計不過敗某其職謁歸非義不可也為百姓計則豈但一端而已齊魯之民其天性陸梁倔强平日居家常椎牛剽冢蹶强挽滿未可以無術

御也某未至河上吏人持前後使帖二十一通其間約束常數日一易或再易雖未皆施行如帖之說民心不能無搖且與數萬人之後而號令不堅分界不明是所以促其亂也必欲使某爲之自石龍盡金埿二十九里若如諸君者而交焉今又幸辱君子之招繼不暇斂簿書攝衣冠而先焉又豈至於拒而不往也方今丞相士大夫皆出於諸生丞相士大夫職治禮樂教化繫天下根本其取友不宜反輕孟子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

禮交不以道餽且不可以受況可受於師友耶某非獨自解亦所以為諸君謀也不宣某再拜

上歐陽叅政書

叅政侍郎閤下自周公之沒至於今千有餘歲其間可以有為於天下殆不過二三人二三人者不可得而待而又皆無可行之位與其時使得其人而又幸有其時與位天下知之如周公之於成王則將如何而望之其所以舉天下之政亦必自其大者而後至於無所不舉

也凡世之有益於用之物一有不備者人皆知其闕禮樂在天下為用最大寂然千有餘歲而天下之人未嘗謂之闕者人之所望於聖人者意已絕不復萌於心則若初未嘗有禮樂者既絕於心又未嘗講於視聽則其謂之無異而棄之必然禮樂之教幾何其不終廢也伏惟閤下獨立一世為天下之師三十年餘矣其養育賢才風動天下未有不如其意所未能必者天下之時與朝廷之位則今既又得之矣以其不可得而待於古者

而遇於今而又有其時與位天下之所望於閤下閤下所以自處某愚淺不敢懸定於心抑將舉天下之政必自其大者則禮樂宜已在閤下之所先久矣然觀古者至治之時法度文章大備極盛後世無不取法至於技巧器械大小尺寸黑黄蒼赤豈能盡出於聖人百工羣有司市井田野之人莫不預焉其卒使天下之材不遺而至於大備極盛後世無不取法在所用之何如耳某嘗得古之樂説習而通之其聲音之所出法度之所施

與夫先聖人作樂之意粗皆領略成書一通亦百工㢴
有司之一技不敢嘿而不獻非敢以為是也葢以謂必
欲盡天下之議則荒唐悠謬之論亦將有來獻者也

長興集卷七

長興集卷八

宋 沈括 撰

與蔡内翰論樂書

史館内翰閣下昔周之盛也清廟大明之音作於上武象南籥之樂興於庭魚麗鹿鳴關雎貍首之聲塞於天地之間嘉祥美物備至而天下風教習俗皆寛舒廣裕蔚然號為至平極治之時及其亡也樂師瞽矇抱其樂器適楚適齊或散入於河海聖人喟然以謂禮樂云者

其闗天下盛衰如此方其時朝廷士大夫天下諸侯羣
有司之人莫不皆賢才知能之士而無敢與周公並者
豈不在禮樂其尤乎為聖人之業也後世雖有欲治之
主操積安大定之勢有臣如漢之董仲舒賈誼唐之房
杜魏成而卒常以禮樂自愧士益薄不及古人尤以此
見也本朝百年康治已有其效而百姓未覩先王仁聲
德澤洋洋之髙致故先皇帝夙夜留意雅樂而有司相
沿故事未有一定可守之論獨閤下奮衣超然遠覽髙

見納天下之議身任先王之大典斷之於心而不疑某以謂於此之時天下之賢者宜各盡其所聞不肖者相率而聽職乎執筭秉翟下士之列以發宣賛揚天子之宏業盛事苟力之所能者不宜有所辭又况門下諸生其望盛德之爲光最親則身率而聽職者固當先羣士以進也不幸有職於諸侯不得攝衣爲諸生之先謹集其所聞爲樂論一篇以備有司一端之論

與張舍人論樂書

判班舍人閣下古之為政者未嘗不謀於人而人亦樂有以告之而不自疑其僭易也衆人之思慮豈復能賢於聖人上之人雖賢不敢不盡於人下之人雖不肖不敢不盡於已故天下常相遇以至誠不知有四海之大蠻貊之遠治之蓋常若一身焉後世之居上而賢明知能則希復若古之能自抑黜其聰明以與四方從容切磨而士亦承望進退不敢自信非大賢盛德之人不能獨出百世之後眇然得其高風如古人者也某前年始

獲進於門下閤下不以其愚進而問之以聲音之所出律吕之所本度量權衡之所生浩乎其聽而不知其涯也茫乎其思而不知其對也大賢盛德之遇今雖得之而失之不在乎不能謀於人而在乎不能有以合乎上也雖然自堅其說不敢迎謂之不然以疑乎上之人謂之誠者必出於此於是退而集其所聞爲樂論一篇附使者以獻有問焉而不敢不盡蓋小人之忠也

與孫侍講論樂書

侍講學士閣下古之公卿大夫非徒以任朝廷之職亦將以師率天下使下之人知其德行術業可以蒙朝廷之尊禮者則就之學焉上之人非徒有以告也而又將自此而觀人之材可任以事者取之不肖者憐而教之及其世衰道廢其責大臣不茍以其職而曰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是古之卿大夫咎嘗教人下之人就而學之不為僭也伏惟閣下德行術業四方之所尊信而朝廷禮任之矣士之願就而學者茍知所

向某知其不之於四方而之京師不之於他門而渠然來矣某嘗得古之樂說思其聲音之所出法度之所施與夫先聖人作樂之意蓋嘗習焉而未有遇於其間也竊不疑古人之說顧將受教於門下然則閣下其將憐而教之邪抑將以其微賤而拒之某不敢必苟進是說以聽於執事伏惟少賜裁察

答陳闢秀才書

某再拜陳君足下伏承惠書教之以所不逮義理明白

讀而忘其不敏輝然也至其輕屈不貲之意猥加重禮於不肖則宜若不欲其來而推拒之而又號而訕焉君子進退於人豈如是赫然其暴宜不然也抑足下激於有所獲茫然忘其人之可否有以過告者遂不加亮而見謂乎此也足下文章汪濊洋溢畛域甚高其所期而至者甚大某尚不能窺其文况有以知其實雖欲不使足下之意委於草芥虛辱而不報且不知其道何所出而可也某少時之於天下士大夫無所不願交然其爲

吏則求完於一官其為家則求盡於一身過此未嘗敢加毫末於其外至於鋒芒圭角發見於人者過以取之非素心敢願也不顧氣力有分而欲强自標置豈不嗔悖流離以取戮笑耶審其如此方且求諸其人以盈其虛尚安敢足下之告也直乃足下好學樂善所以自任者當如是耳然不敢懸定足下之意而不盡其所謂伏惟亮之不宣某再拜

答徐秘校書

某再拜前日承書曰思所以荅而愚者方病不能有所以浮沉俯仰日入於不肖將自懲艾之不暇尚安仲車之敢謀也雖然某嘗以謂今之為士無田畝以為之食無桑枲以為之衣不可遂棄骨肉之養而死亡之是蹈則有未免乎有求於人也未免乎有求於人擇於人之可為者不出於仕祿則將何適而不枉蓋士有不得已而勢必出於仕則無怪於上之人遇之不以道也士固有時至於此故其上不潔察察之譽而下不嫌於為利

夫以進爲近於利者其退不過謂之廉君子進退不居於斯二者則庸不謂之非義耶某之所以自處者如此固以爲甚汙然不敢舍其所安而求高乎虛辭仲車亦有以教之耶某再拜

答同人書

某再拜諸君以下以古人進退相處某素不敢望於人足下所論非某之心也何事不可以爲學一身所爲尚多可以爲孟子者豈直須不見齊王然後爲孟子哉孟

子曰是以論其世也彼此異時某亦安能拘拘效古人起居也士固不以退為賢以退為賢者以利處之也君子之退固有道又况其進也度於心而安者則為之不安者而去之未必皆是也蓋可以進焉心則不安而身行之雖幸中於義其為自賊則一也至於衣服米鹽一日不得則無聊某何以異於人四年於兹豈心之所欲蓋貧賤者固如是不敢不安耳大凡有為而為者其心皆勞况天之賦才固皆有限不可以勉強某尚且不以

得先世之職為憂亦何暇捨此而改圖足下苟察之凡此之學皆可知不然某之愚終不獲亮也某再拜

再回蘇州學士書

某再拜前者已有簡歸幣於諸君未蒙見亮敢復終其說於左右所貴於幣者以為禮非以為貨也即未有去之實而虛委之以幣是貨之也足下將太守之命以禮見此幣之所以來也其以禮辭之則幣之所以去也禮為之主而幣從之者也是幣不可以獨行獨行則貨也

今禮與意皆往矣而獨以幣留豈惟某取之無義亦足下留之無名許其大而不許其小古人蓋嘗以為悔不然此何足辭後車數十乘委之以千乘之國古人蓋有所不辭而受者不孝之身恨不能副太守與諸君之美意耳不謂幣之可懐也義至此盡矣嫌於利勝而談談盡言之亦行之可恥者足下任使某至此不亮哉某再拜

長興集卷八

長興集卷九

宋 沈括 撰

萬春圩圖記

江南大都皆山也可耕之土皆下濕厭水瀕江規其地以堤而蓺其中謂之圩蕪湖縣圩之大者唯荆山之北土豪秦氏世擅其饒謂之秦家圩李氏據有江南置官領之裂為荆山黄春黄池三曹調其租以給賜後宫本朝以屬蕪湖縣租還大農太平興國中江南大水圩吏

歐陽某護圩不謹圩以廢廢且八十年其間數欲治之
輙為游説所格有司藏其議一車不能載嘉祐六年轉
運使武陵張顒判官南陽謝景温復㑹其議使宣州寧
國縣令沈披圖視其狀披還以謂前之以為不可興者
説皆可講也其一以謂秋夏之水非廣澤無所容排其
二十里以為墟則二十里之水將無所受溢則為害不
補所得夫丹陽石臼諸湖圩之北藩也其綿漫三四百
里當水發時環圩之壤皆湖也如丹陽者尚三四其西

則屬於大江而規其二十里以為圩豈遽能為水之消長是說之無足患一也又曰圩之西南迎荆山為防江出峽中則水壅以灉山東令其下荆山之西流皆不能百步折其堤以違荆山之衝棄以與江二百步之廣則水無所迫不幸而壅則其阻在荆山之西非圩之為禍其東則播為枝流以分其委是說之無足患二也又曰圩水之所赴皆有蛟龍伏其下而岸善崩向之敗未嘗不以此蓋圩之水鑿（才到反）堤而出醲於堤外其下不得

不為淵淵深而岸隤其中非所當怪也今當鑿下為複堤鄣水出於數十步之外注之江中則淵者在數十步之外其淫衍漸隤不能數十步以為圩敗是說之無患三也又曰自圩之廢納租而芟牧其簡者百餘家矣一日皆罷遷其業勢迫必且為姦此尤不然夫圩成固與人奪之人而與人雖力不足為圩害何所取於義昔之芟牧者令使之得耕其中勢不以耕而易芟牧固芟牧之所願非得使之為姦是說之無足患四也又曰圩之

東南濵於大澤風水之所排堤不能久堅也此其地非有斬然崛起之勢陵遲而來者皆有餘步傳堤為栁百行其下搴葦以列蓺之則水之所齧者在百步之外而堤未嘗與水遇其為堤之址數丈以廣而未鋭纔數尺無與水忤使其勢不得與我爭是說之無足患五也謝君雅知其可為及是請之奏其詞上即報可賜作者粟三萬斛使者持詔書徑發屬縣不復關白比司比司以為望上書言其不利書三上果詔追罷前報轉運使可

者使判官上對以謂役且起所發已萬計業不可罷圩且成歸罪所司即敗者重平聲讀坐之無敢辭乃遂興之方是時歲饑百姓流冗縣官方議發粟因重其庸以募窮民旬日得丁萬四千人分隷宣城寧國南陵當塗蕪湖繁昌廣德建平八縣主簿宣子駿舜元澤瑾傑載分部作治儀披揔五縣之丁授其方略轉運使移其治於蕪湖比日一自臨覯於是發原決藪焚其菑翳五日而野開表堤行水稱材賦工凡四十日而畢其為博六丈

崇丈有二尺八十四里以長夾堤之脊列植以桑為桑若干萬圩中為田千二百七十頃取天地日月山川草木雜字千二百七十名其頃方頃而溝之四溝澮之為一區一家之澮可以舫舟矣陽落部伍直曲相望皆應法度圩中為通途二十二里以長北與堤會其袤可以兩（去聲讀）車列植以柳為水門五又四十日而成凡發縣官粟三萬斛錢四萬歲出租二十而三總為粟三萬六千斛菰蒲桑枲之利為錢五十餘萬圩既成天子賜其

名曰萬春其始格議者滋不快更造異說務危傷之後四歲郡國十八大水江浙漢沔閒所在泛人廬舍流徙皆以萬計宣池之閒圩之沉者千餘區而萬春獨屹然藩其一方羣小圩皆恃以無毀先是萬春適就又過其圩東十五里築圩曰百丈其工半萬春因其舊器材藁委之郡邑使者不復親臨矣典議復非老習多少年喜事易之弗為意方大水也百丈在沉中欲中傷有司者漫言萬春亦沒御史以為言天子遣使者臨視之使者

新用事欲立威不肯直有司盛論百丈不當立劾奏轉運使追其前對詔書無狀使判官皆坐謫而百丈會廢或者以謂水害衡被天下如是數十年百年倘一有之宣池之間圩之亡者以千數而百丈獨名使者義不直雖然水之為禍不常而百丈適遇其不幸始時人固有以為不可興興且復敗者百丈豈不既敗矣乎是欲使聽者不惑不可得而又欲廷中懸決其是非得失於千萬里之外置弗治有司晏然視其敗而不為意此固理

之難蘄者予獨悲夫作者之意嘗謂予言天下之財不足以相養豈獨野人之憂在上者所當任也江南之斥土如萬春者數百襄漢青徐之間人益希其過江南者不貲異時有言其可耕者天下莫之應也予且使天下信之故其治萬春甚力其排衆獨任犯患難而不顧者意豈獨萬春而已也一萬春之成未足信於人而人固已信百丈之敗矣始之欲以爲唱者乃所以實天下之毀者也予以謂天下之事其勢常若臨危之物衆人引

之不能進一人排之則譁然往矣蓋處順勢者易為力
矯衆違者難為功成功者常處於順勢至其不偶乃出
於異端固君子謂之有命也歟予觀萬春圩圖樂其成
功而又悲百丈之不幸乃輯其說而序其下

揚州重修平山堂記

揚州常節制淮南十一郡之地自淮南之西大江之東
南至五嶺蜀漢十一路百州之遷徙貿易之人往還皆
出其下舟車南北日夜灌輸京師者居天下十之七雖

選帥常用重人而四方賓客之至者語言面目不相諳何終日還坐滿堂而太守應決一府之事自若往往亦不暇盡舉其職不然大敗不可復支雖力足以自信始皆不敢廸謂之可治卒亦必出於甚勞然後能善其職故凡州之宴賞享勞太守之所遊處起居率皆有常處不能以意有所揀擇以爲賓客之懽前日今叅政歐陽公爲揚州始爲平山堂於北觀上之時引客過之皆天下豪俊有名之士後之人樂慕而來者不在於堂榭之

聞而以其爲歐陽公之所爲也由是平山之名盛聞天下嘉祐八年直史館丹陽刁公自工部郎中領府事去歐陽公之時纔十七年而平山僅若有存者皆朽爛剥漫不可枝撐公至踰年之後悉撤而新之凡工騅㢘𥿄材藁之費調用若干皆公默計素定一日指受其處所以爲堂之壯麗者無一物不足又封其庭中以爲行春之臺昔之樂聞平山之名而來者今又將登此以博望遐觀其清涼高爽有不可以語傳者也揚爲天下四方

之衢旦至乎此者朝不知其往朝至乎此者夕不知其往民視其上若通道大逵相值偶語一不快其意則遠近搔括謗諠紛不可解公於此時能使威令德澤洽於人心政事大小無一物之失而寄樂於山川草木虚閒曠快之地人知得此足以為樂而不知其致此之為難也後人之登是堂思公之所以樂將有指碑以告者也

揚州九曲池新亭記

建隆元年太祖親討李重進之亂駐蹕於城北使石守

信破壁取重進重進以火死揚州既歸後因即其地以
為原廟天子歲五遣使獻詞以家人之禮進於廟下揚
州刺史率其官屬月再朝焉嘉祐八年詔以直史館丹
陽刁公守揚州當淮南大水之後民艱不支歲籍不入
公以恵和慈仁康集勞來直心正身修明百職文武賔
吏各率其業罔敢怠傲民卒用寧歲以太康乃以吉日
巡視宫廟按垣墢室曰此上聖所以眷錫我邦休有恵
烈實冒邦土祠事弗虔無以報稱廢徹無所神恵不歆

於是墁甃丹雘弊脫黯黮一新以為瓌麗宏綮而又治其北垣蜀罔之淵廢宮之墳哆其故堂博而新之對峙二亭臂張於前木茂泉清凫雁與與光氣上下朝霏夕陰浮動於檐櫨之間而不知其有故宮廢苑荒榛斷蔓之可悲也治平二年二月之晦工徒告休公將勞成於是屬其叅軍事沈某考詞於碑而繼之以詩曰

昔在建隆天子有征環揚有師盜不敢膺體磔肩分孰為肘肱推其中軍車裂馬騰截截疆埸炎不可薄既還

其吭附者益落士勵而奮高噪大躍車盤轂交有萬其羣氣抑不揚投兵而奔我師處之瀆其國門軍於其軍持其大醜徇於淮人天子在師將以武克不驚不愆以殞元慝有赫在天降則在廟孔威有神綏我億兆公在朝廷崇事有嚴卒奠以出龍旂纎纎麾無蒸蒸松其福不下公作新亭以御罇斝諸臣友朋孔燕俟俟我邦有休公實來為不泯有考我公之思

邢州堯山縣令廳壁記

地方百里聽事於庭者萬家上不得專達於天子下不得賔養國中之善士其官謂之縣令其秩不得齒於天子之下士静牽動違勢如槁毛士能得志於斯亦可謂賢矣其選既輕故民未甞厚望於吏吏之自期亦以此則因謂之治豈所謂治者耶吾主君聖美之為堯山不以其輕者入於心而獨為其所難剸柤斷裂之政不得行皎明察深矯厲之名不立而下皆有以相先不暴不爭肆耕而飽食事益不至縣令之庭縣既已空無事乃

治其所居之堂凡前後之共為此邑者不忍其人沒而不章則又納其壁中以縣令之題名予客過趙魏之郊問其故家舊族皆慨然喜言三晉戰國之事自七國之時趙數窘秦人於兩河之間秦方強天下所憚獨在趙故趙常受兵為天下勁國其後四分以為代魏燕趙路漳南蹶上黨肩尻頓僨不能相支而邯鄲鉅鹿穿裂摧壞獸驚鳥決獨當四方之鋒其人生而知有戰鬬攻掠之備習聞而成風者已久而不可遷雖當積安無事之

日其天性固以異於他俗此宜治之甚難而聖美摩撫調養之既成則又推之於前後之人若無心於得失者宜乎民安之不難矣聖美以嘉祐六年得堯山於其將去使來求記於予則治平元年也錢塘沈某記

蒼梧臺記

予始至海州入其境聞有朐羽之山書於經見於傳記小說疑其為非常而未覩其為物也東望有山蔚然立於大海洪波之中日月之光蔽映上下疑此為二山者

問之則二山顧在其西痺薄禿陋不充所望向予所覩蔚然者乃獨在其海中故瑯琊贛榆之墟而今之東海縣也予過海州登朐山而壯之其望大海若吾之左右臂天地日月之遊動出沒可俯而窺也朐山昔予小之而不顧者能尚可以如此況其瞠然意可以無朐山者予得從而登焉豈不益壯吾覩耶於是有職不得往其明年東海令以事去而予得攝其官其往也以歲之四月方草木修茂山氣秀蔚下磧口帆海而渡以至邑之

九日登蒼梧之山望大海之津晨雞初鳴夜漏未極而東方雲騫氣如渥朱旛懸幟羅烟炎四發久之濵波洞赤欝揚沸騰煸如洋金而朝日始放焉乍晏茫洋扶輿光景仰射隙𩋾上指人動馬行影在霄漢反顧海之為州僅在蒼烟晦霧杳藹之閒藐然如一浮萍之不可分此其庳者猶有大山焉曰由吾關山予雖得至其下竟不果登而歸聞其多猛獸異物往嘗有死於遊者其言未必信然而予固未可以與猛獸異物辨之也蒼梧之

為狐秀挺絕四游八鶩仰高俯下日月之所徧耳目之所接吾得而盡於此山矣蓋可以無求於彼而足也乃謀築觀其上以與邑人歲時彷徉翺翔遨乎浩渺混茫之中以忘吾憂勢不能遽成而予之不久於此也粗記其一日之遊使後之人可以跡予言而為之猶足樂其不廢也

長興集卷九

長興集卷十

宋 沈括 撰

潤州金山二使君祠堂記

江南為國時升揚潤宮室邑閭環江相望金山能盡有三州山川之盛襯衣冠往還非東府西川之貴人大族則諸侯之重客也其舊勢餘澤至本朝為之借資出力者尚未衰也慶歷中錢使君因其徒以罪相訟訴於有司擊去其主者而表以為禪院使吳僧瑞新居之其徒

度其勢不能復得所欲一夕火其居比東方明一山盡赭新既至因其殊破一刀刮去故跡隤高培下穹下大谷一日皆變化巖殘人始莫不怪之已而為廣堂複殿翼然臨無窮之大江菑巨石梁魚鼈之宅朝江而暮廬殆於必完矣會新死復中廢為講舍久之鞠使君復名禪者達觀圓通代居之或卒或去至宜覺師相因十餘年斤斧之聲相聞而昔之言金山之盛者今復過之矣予少時自金陵來潤州初望見金山纔若鳧雁渺渺浮

沉江波中順流張帆不半日至其下予猶記其室廬略
皆鹵莽非若今之嚴煥也未三十年而廢興且三四然
每廢輒復加壯雖任之在其主者而能使之興且在二
使君也熈寜四年寳覺師爲二使君之祠於山中而求
予文以記其說曰二人之才能皆爲潤人之所思不獨
寺之所賴者如此云錢使君名彥遠官終祠部員外郎
鞠使君名真卿今爲太常丞集賢校理知晉州寳覺南
漳道人務周也

筠州興國寺禪悅堂記

嘉祐中予客宣之寧國邑溪之西有古佛寺垣棟顛夷叢薈之間披道至其下僅若有人跡而學者守靜居之比三年則山牖木偃複宫曼閣鬼業於溪山之間既完矣其所以動其邑人使之輸財捐力凡一樓櫨塗墍之細皆出靜之捆致已則委之而去莫知其所抵後十四年予自禁廷謫守宣州一日典客以佛者見望其貌則靜也徐問其所從來曰客高安郡之興國寺即其廬爲

浮圖高數百尺而又使郡人吳文忠與其弟文讃賦泉二百萬闢大堂於其下堂成榜其目曰禪悅而未有以傳其績所以輕千里蔑山川之阻以至於宣將予是請所以侈堂之成工而願有以告於其後也予聞之佛之為教凡所為廟塔器飾飲食起居一莫不寓於法於其間不獨其道有以動人而學其法者多能自處於得喪勢利之外以其無待於勢乃能使不從於勢者為之用以其不覬於利乃能使覬於利者為之忘其所樂以徇

之此靜之所以屢為宫廬之壯而力嘗若有餘者豈其所操任者獨能果於衆人乎靜之言曰其堂之袤可以飯千人其廊廡徼道麗嚴宏傑可以獨名於大江之西也天下之言宫祠之盛者無越於江西是堂也又將閎然獨賢於其間至此知靜始棄邑溪之勤不翅若一敝帚殆不足難也佛之所為寓其法於事物之間其徼至於無所不在而語言文字為遽篨則予復可言予之所能書蓋靜之所欲言而主予以為之說者如此而已元

豐三年二月庚午記

蘇州清流山錢氏奉祠堂記

姑蘇錢君僧孺將謀葬其親而築館於其側歲時率其羣子弟族人祭拜其間凡家有冠婚大事則即而謀焉以謂古之爲養者端韠縉紳俯仰跛屈極朝夕之勤以爲不足而又博求天下之善道良友廣居吉服以成其志及其捐居處之安晏行之樂而退即於山林丘墓禽棲草伏之野其將委形而待化乎壤冗之間即將乘變

倐散以遊乎混茫杳渺之間固莫可得而知也就其所知者登高則有懐歸思逺之意安居則有春秋霜露之感發乎人之自然則夫覩之所安者爲倘在是也於是下龍塘之水陟飛泉之山得地之奥焉俯而可濯者清流之泉依而可室者秀嶺之麓四遊而可望者荻㫿之野與彭陽之丘也夫其連山起其左大湖支其右近者若趨逺者若翔四時之物遞迎而遞化者交於遊目之所及山深而土良木茂而泉清朝霏夕隂吐翕變化於

簷櫨之間可以思可以悲可以樂此館之大槩也錢君好學有才志論當世事慨然喜於有為其追先述志以成其福祿使後世守之而弗墜者豈但以此而已耶

泗州龜山水陸禪院佛頂舍利塔記

龜山西壓大淮其枝自舒夢漫衍而北度盱眙之屼東折其勢垂盡而一峰巍然壁挂踵曳大淵縈淮墳蹂博野壓奔流之滙縻大菑不能窮其深也世傳淮靈伏其下怪風暴浪翕忽崩怒山淵投播飛鳥震落而覆舟發

野其害被於數州祥符中淮南至行師始營佛寺於山之陽偶象數百皆𥫱金為之所以鎮淮祇走龍蜃以為水暴者力未就而門人自信繼其業相因數十年江淮之間揭貲幣轉材篚粮即工於山下者相尾於道慶歴中詔遣中貴人持佛頂骨舍利亟以金塔坎於山脇於是即山為宫逶虵登降環絡彌布中為浮圖十有三成為高二百有五十尺面峙峻閣而複殿翼其後廊踈勾繚下濱淮澨至於天清景明洪流凝湛釋鏤之飾浮動

波間鐘梵之聲飄飄下上於杳渺之際舟楫出於其下者莫不爲徘徊翔佯掇操而仰望躊躇者久之予往來淮泗之間經於是山者殆數千每至必翔集顧慮無風波之虞然後敢濟近歲過之則舟人鼓氣自若無復向日危懼恂慄之色問其居人則指以語予曰今之操高刺舟而濟處則異時之大淵深潭也其說以爲汴流之所堙然汴之始鑿於西漢元成之間距今濁河之委貫淮而東者千有餘歲惟嵒之淵不於此時淟漫而乃驟

堙於數十年之閒則其謂之禬禳消伏之所為固未容辨也觀龜山之為袤不能數里而宮廬像塔美奐之如此蓋其經營以終其績者自信師之裔宗衍者衍主是山且三十年人信衍故衍得以發其才於宮廬像塔之美自至行發其原再傳至於衍而後細大之物無一不具以匹夫之勢徒步以就萬金之室者豈易為力哉方天下至治極盛四方朝貢餉饋於京師舟車道其下者居天下十分之七奇風駭浪不作人得以嘯歌俯僂以

濟不測之大險别其爲神靈所擁而宫廟爲之馮翼斯亦理之宜有者况其覺寂之所寓理相冥絶詎可以起作之意識而欲窮其變神者哉

宣州石盆寺傳燈閣記

凡所謂山川國邑一切空有動寂諸相其廣塵若沙之無窮有大聖人出曰是皆妄也以爲妄者亦妄也道不二不二也者非一也唯不二與非一則名尚無所寄况其爲言也於是有一乘三乘十二分七掬眩十二韋陁

無盡藏法遣一切妄執有大聖人出曰是亦妄也法無作無住至於無無說無說亦妄也則有一語一默一眴搖屈伸而具百千億塵沙法門其為術可謂至約矣釋迦以是付之迦葉世相傳述其流入於中國記其說者其積又且數百卷嗚呼多哉宣州石盎寺有孚師少遊四方得禪者學以歸又欲廣其傳於異時悉聚其書嘗複屋以藏之曰傳燈閣或謂書為道之累所以釋書而傳之以心又將收其客智滓粕以寓古人之所棄豈正法

眼之謂也予以謂無傷也是欲使人無言者言何預哉

孚之所欲者傳夫豈傳書也苟得其人雖十二章隨藏

相本空寂苟非其人毗耶據坐未易識辯知其所以爲

善巧方便奚至翦翦計較於理相筌筏之間哉

延州重修嘉嶺英烈王廟碑記

元豐四年春夏戎黠其長引兵擾邊本道以驛聞詔有

司夏罪當治出虎符發諸道兵會陜西河東六經絡四

十七將步騎數十萬同日西討鄜延路師出之日天子

遣使者出内庫香劑上自封書以授守臣以禮告於英烈之祠師出上郡破黨項之衆七萬於圁上執夏人徇地至五原而還凡師所至無風雨霰雹疾癘之災軍還預有功於是行者莫不貴顯恵養獨神有是克相國師物無震𤳉晏晹順遂不懲師求爵號祭秩其尊而宫室痺陋未稱位號無以示天子尊顯嚴報之意於是賜度支錢三百萬因舊祠而新之凡其皇盧盥燔糦湢之舍僨祼之位至於牲豆容物莫不備稱祠當師牙之南山

高木蕃蓊然上出城堞之杪而室棲其椒歲時禬薦旗
纛杳藹鏞磬之聲聞於五城祠且作求有以表神之烈
著見於後世跡神之所由興而邑之人無可與考信者
有司發故祠之壁乃得昔人所記數篇掇其雅馴可跡
者自魏黃初二年二月乙丑天有大聲而星隕於烏水
之陰顏上大覆如車若有人植其上者蓋石也赫連勃
據有朔方始尊而祠之唐末北平王高萬興節制彰武
軍有所感於神名其山嘉嶺而石人之祠始盛於此康

定中黨項入盧關州發卒迎戰為勇所遮於拷栳城黨項襲虛薄延州一夜且轒轀猒旦將危西州州之人禱於嘉山中夜大雪㕍驚起視南山草木皆兵也於是師潰而歸始命爵為威顯公凡有所祈薦肅若有物應之歲輒大穰上即位復尊神為英烈王其祕怪神物發見於人者至是有加焉惟物之無所趣者為無所還於道有所趣則有從有逆從之至至於無所還於道則天與政一而鬼神之情不為難知道有所逆其趣與其歸曰

以相遠故天與政不相為用而鬼神物怪發為奇傀以干害於政事其趣日以相遠則其情不足以相知道不足以相命不足以相知則其發必謂之奇不足以相命則其接必至於有害故先王之政理於此而天地鬼神陟降先後出於一道主上以道命與四方之才以義用天下朝廷百官政令法度下至於交萬物莫不有道陰陽寒暑小大之物無不茂阜飭和山川墳衍神姦不作而赫靈異物往往發為嘉祥顯貺難功美利以涵被天

下上方虛已退挹歸功於鬼神誠信並薦而禮命爵秩興降沉徹之文視以下上天下知其為安息利遂而莫能名其成功此宜有所形容蹈嘆昭神之貺以顯揚天子之盛德著在金石傳之無窮其詞曰

高奴纈纈　烏水其下　維魏黄初　有命來舍
逮今千年　神食兹土　歳無雹暘　民不疲瘦
歷世數十　我宋受命　始啓爵宇　爰自康定
康定之師　虜猶塞門　貺我戎行　赫然有聞

夏人惛驕　婦驁不綱　自覆其巢　喋徒以狂
跳人綏德　將戟我疆　帝震夏闕　大興師征
超圜漸河　拔其九城　始剪撫寧　最以萬馘
遂殲葡萄　至於左澤　凡師所經　罔有哭讁
惟帝時動　與天降陟　帝不名功　散圖爾肆
人懋爵頒　神襲命祀　廟貌黝陋　不稱祭秩
發幣太府　考是燕室　烏水湯湯　騤鼓洋洋
新宮既荒　神具樂康　騤鼓崇崇　神格新宮

鑾車畫驂　翩其以風　有風自惟　神御肴蔌
蔿盥興伏　旗旐煋煋　有風自樾　神陟在墳
笙鏞鼓神　我舞跛跛　神錫有年　以風以雨
神錫晉壽　式燕式謦　多黍多稌　嘉山之下
無悔無怨　神職伊祐　帝撫萬方　天鑒惟德
神罔怨恫　孰非帝力　行則在上　居則在幨
莫遠莫忘　五城是瞻

長興集卷十